

活化後體驗零售兼備 南豐紗廠邀市民來「建紡織村」



■ 各參加者一起展示製成品。



■ 田口行弘擅長把街上發掘到的物料與生活結合，今次活動則用棄置衣服織龍。



■ 用舊衣服織成的龍。



■ 田口行弘正在製作龍。

自2014年宣佈活化的荃灣區南豐紗廠（The Mills），預計於本年12月開幕。活化後的南豐紗廠，集創意培育基地、非牟利文化機構與體驗式零售於一身。雖然公眾要在年底才可窺探「廬山真面目」，但當中的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（CHAT六廠），其圍繞「紡織」主題的活動早已如火如荼進行中。今個盛夏，不妨走入荃灣，來到南豐紗廠的CHAT六廠，與不同藝術團體一起來建紡織村！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今個夏天，名為「盛夏手作：來建紡織村」的活動即將展開，開幕式於今日舉行，而由明日起至8月19日，市民可以「走埋嚟」，同一眾藝術家及團體織下龍、染下布、做下刺繡等，體驗紡織的樂趣。原來，在The Mills進行活化工程時，CHAT六廠的活動早已於2016年展開，今年已是第三期了。

共學模式分享經驗

「我們想知道public（公眾）對於荃灣區、甚至整個紡織行業是如何理解的，或者想認識些什麼，所以前期已有一些活動，和公眾接觸。」CHAT六廠社區及共學部策展人盧樂謙（Him Lo）說。社區與共學是什麼關係呢？什麼叫「共學」呢？Him表示，每當談到建立平台（platform），最普遍是一般的老師教學生模式，但Him則希望不同背景的人來到該處，都可以分享自己所懂得的知識。「例如有些項目是退休車衫姐教年輕人車衣，同時年輕人亦教她們現時設計的流行元素。」Him說。他表示，年輕與年長一輩在時間觀念或價值觀上可能差異較大，所以必須思考如何透過活動令他們有效溝通，因此，希望透過類似平台，讓兩代人互相了解，建立信任，了解更多香港故事。

Him在過去一直投身社區藝術的活動，對「社區」（community）一詞亦有

看法。「英文是『Community』，但中文則不同，中文是『社區』和『社群』。而我們所理解的community不只是空間，而在社群上。」Him表示今次的項目更傾向面向社群，也就是紡織業社群。「現時紡織業已式微，但仍有很多人從事與紡織相關的工作，所以想透過一個空間，既讓參與者學到知識，也分享他所學到過的知識。」因此，兩年前CHAT六廠已經舉行過「造一件衣服給自己」及「過嚟織嘢」兩個活動，透過活動接觸不同群體，彼此互相連結。所以，第一年在售賣紡織品的景地坊讓參加者造一件衣服給自己，而第二年則在福來叫街坊一起來織嘢。

共同「建村」實踐最重要

來到第三年，活動名稱「來建紡織村」，邀請公眾在這活化後的空間齊齊起條紡織村。既然取名「來建」，那麼一齊落手落腳參與就是意義所在，也就如Him所說，「共建」的態度很重要。「當我們談到要透過社群建立一些東西，這些東西並非單單建立給自己，而是建立後其他人都可以使用。」談到社區藝術，常會牽涉到「上而下」或「下而上」的關鍵詞，Him認為，要有效推行社區藝術，也並非一定要「下而上」，「參與式」也是方法之一。然而，無論用何種模式，要懂得把該種模

式實踐才最重要。「紡織村最重要的是互相討論，我們盡可能給予參與者更多的空間，表達他們的想法。」

因此，當中的活動都特意為這個概念度身訂做。像日本藝術家田口行弘（Taguchi Yukihiko）與街坊、小學生花五個月時間，一起用棄置的衣服織龍，在開幕時更會一起舞龍。「『參與式』有不同程度，例如Yuki織龍，需要有很多不同人參與，而他們皆要對織龍有興趣。一般藝術家會把完成品擺出來給人看，但像織龍創作，已經同一般的practice很不同。」Him說。除了織龍外，於2010年成立的英國跨界團隊Assemble將為陳廷驊基金會展廳設計特別展覽佈置，並與本地紡織創作人合作建造五座「村屋」，作為一系列紡織主題活動的基地。此外，十組本地紡織創作人及手作達人，將會以兩組為一個單位進駐村屋」成為紡織村民，於村屋內創作，同時亦開辦工作坊，與市民街坊織嘢呀，齊齊建條紡織村。

因此，在紡織村中，既有外國藝術家，也有本地紡織團體，多地元素共冶一爐。「『紡織村』的概念並非只屬荃灣或香港，而是不同國家的人，在很多年前已在做類似的事。是希望藉不同國家的藝術家，把新元素帶到香港，讓香港人了解原來不同地方的人會如何紡織。這些交流才是最重要。」Him說。



■ 製作中的龍。

朱慧恩 攝



■ Him解釋活動的理念。

朱慧恩 攝



■ 舞龍綵排中。

■ 放置在展廳的舊機器。

朱慧恩 攝

投票權 百年抗爭

余綺平

今年是英國婦女奪得投票權一百周年紀念。百年前，爭取婦權的運動此起彼落，傷亡無數。傳統上溫馴的主婦曾經變成「暴徒」，到處縱火破壞。後來，她們不但取得投票權，還選出了歐洲第一位女性領導人——前首相戴卓爾夫人。今天，英國由第二位女首相文翠珊執政；而國際上由女性擔任總統或總理的，不再稀罕。十九世紀初，英國人普遍沒有公民權概念，男性享投票權的僅佔總人口百分之十八。女性則乏善可陳，她們一切在家從父或出嫁從夫。第一位為女性爭權的是英國哲學家邊沁（Jeremy Bentham），他於一八一八年提出，婦女應該享有投票權。到了一八六七年，邊沁的學生、著名哲學家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當上國會議員，他在國會提出修改議案——不論性別，都應該有權投票。

但穆勒的建議遭到大部分議員反對。他們認為，婦女的智力不及男性，因此社會活動範圍只限於家居；她們的體能無法為國出征，故此也不能和男性享有同等權利。事實上，當時的婦女亦不熱衷於政治。連致力於醫護改革的「護士之母」南丁格爾也說：「我從來沒有投票的想法。」在位的維多利亞女皇也認為：「婦女權利是極之瘋狂和愚蠢的。」真正爭取婦權活動，到十九世紀末才出

現。最初成立的婦女組織，大部分是為了爭取教育和就業機會，後來才逐漸提升到爭取婦女選舉權。

一八九七年有一班受過良好教育和中產階級的婦女，成立了第一個大型婦女組織NUWSS，誓言為婦女爭取社會和政治地位。她們強調，讓擁有財產和受過教育的女性，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一九零三年激進的婦女組織WSPU宣告成立，她們要求將婦女投票權擴大至工人階級。

漫長的婦女抗爭自此展開，無數的抗議活動此起彼落。一九零八年倫敦海德公園舉行的抗爭大會，出席婦女人數多達二十五萬人，震撼了整個愛德華時代的英國。抗爭運動由最初的高呼口號、與警察對峙、出言侮辱……發展到後來的暴力行動。她們搗毀商店櫥窗、在郵箱縱火、燒毀圖書館和民居。時任首相阿斯奎斯因反對婦權，竟遭示威者用狗繩鞭打。一九一三年的打吡賽馬日裡，一名示威者竟衝進跑道，撞向國王的寵馬而死。這些暴力行為雖然引起社會關注，但她們博取不到同情心，反招致了國人厭惡。轉捩點來了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英



■ 百年前，英婦示威爭取投票權。網上圖片

國男人上戰場，女人停止一切爭權活動，參與大後方支援工作。數字顯示，當時超過一百萬名婦女走出家門，進入工廠擔任工程師工作，甚至作出生產決策。

一九一八年二月六日，英國國會終於以三百八十五票對五十五票，絕大比數通過了修訂法案，准許三十歲以上，或屋主，或已婚，或大學畢業的女性，均有權投票。當時享此權利的婦女人數，達八百萬名。

後來婦女更爭取到被選舉權。百年裡，英國國會女議員逾四百五十名。這一場勝利，得來不易。

香港舉辦全球首個「粵曲考級試」

近年學習粵曲逐漸普及，惟坊間一直未有粵曲的考試評核機制，令學生也難以得知自己學習到何等水平，只好以年資和經驗去衡量自己的學習成效。有見及此，香港粵劇學者協會與英國倫敦音樂學院合作，推出了全球首個「粵曲考級試（演唱）」，更於7月26日假九龍高山劇場代表機構雙方進行簽約儀式。

粵曲考級試（演唱）將於今年起在香港地區舉辦，考試級別分為一至八級，全年共會舉辦兩次考試。考試內容包括演唱、視唱、聽辨口試以及對話四個部分，任何年齡人士均可報考，而首次考試將會先接受第一、三、五級的報名。

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湛黎淑貞博士表

示，由構思到籌辦是次考級試用了逾十年的時間，當中最困難的是編寫考試內容。「其實每一次開會我們各考官都會互相爭論什麼是正確、不正確，如何定考試標準，有哪些曲目能反映考生是否達標等，希望能達成共識，令整個考試制度更完善。」她更指，在挑選考官時會依照英國倫敦音樂學院的遴選要求，「考官要對藝術有一定的水平，我們會去看他以往的演出去判斷他的水平，其次要必須能長期擔任考官和接受我們的考試評核準則。」

粵曲考級試（演唱）首席考官阮兆輝指，希望能把其考級試推廣至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，以發揚粵曲文化。而第五級的考級試特別增設聽辨口試，原因是希望考試不單止考核考生的演唱技巧，在高級別的考試上能考核考生對粵曲各方面的認知。粵曲亦有各門各派，阮表示不擔心考生不同派別的演出會影響考官的評核準則，「因為所有派別的基礎大致一樣的，只是在基礎之上各門派會有出入，而考試考核的內容各門派所教的也會是相同的。」文：張美婷



■ 英國倫敦音樂學院與香港粵劇學者協會合辦全球首個「粵曲考級試」，日前舉行簽約儀式。